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### 托爾斯泰之死

托爾斯泰夫人對托爾斯泰理念的急遽改變，——拋棄原來文學創作，而熱衷於反對不公義社會的激烈主張和行動感到困惑和苦惱。

她愛丈夫一如既往，她「愛『和他結合為一的』偉大的靈魂的仁慈，愛他心地的純潔，愛他坦白的英雄氣，她窺見『他走在群眾之前，指示人類應取的途徑』。1910年12月1日，當神聖宗教會議開除他的教籍時，他勇敢地為他辯護，聲稱她將分擔他的丈夫所能遭逢的危險。但她對於她不相信的事情不能伴為相信。」(羅曼·羅蘭)

托爾斯泰夫人對丈夫的偏執言論和獨斷的過激行為，難以苟同，表現在生活中，她只有加以勸導。

托爾斯泰「他在家庭中精神上是完全孤獨的。懂得他的『僅有他的幼女和他的醫生』，所以他急於要離開這個他『陌生』的家庭。」

1910年10月28日的清晨5時許，由好友馬科維茨基醫生陪隨着；托爾斯泰突然背着家人，悄悄離開了亞斯納亞·波利亞納。只有他的女兒亞歷山卓，「他的親切的合作者」知

道他動身的秘密。

當日晚6時，托爾斯泰到達奧普塔修院，俄國最著名的修院之一，他以前曾經到過好幾次。他在此宿了一晚，翌晨，他還抽空寫了一篇論死刑的長文。

10月29日晚上，他到他的姐妹瑪亞麗出家的沙莫爾金諾修院。他和她一同晚餐，他告訴她，他欲在奧普塔修院中度他的餘年，「可以做任何低下的工作，唯一的條件是人家不強迫他到教堂裏去」。

他宿留在沙莫爾金諾，翌日清晨，他在鄰近的村落中散步了一回，他又想在那裏租一個住處，下午再去看他的姐妹，5時，他的女兒亞歷山卓不湊巧地趕來了。

她是來通知他說他出走後，家人已開始在尋訪他了。

托爾斯泰獲悉後，在夜裏立刻動身，托爾斯泰、亞歷山卓、馬科維茨基向着克謝爾斯克車站出發，也許是要從此走入南方各省，再到巴爾幹、布林加列、塞爾別各地的斯拉夫民族居留地。

在途中，托爾斯泰不勝疲累，在阿斯塔波沃站上病倒了，不得不在那裏臥床休養。

一代大文豪在那裏羽化！(讀《巨人傳·托爾斯泰》札記，之十一)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### 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篇南京之二

離開浦口火車站，我踏進浦口碼頭，登上渡輪，從南京長江北岸返回南岸的中山碼頭。

渡輪甲板上，看着浩蕩長江，迎着陣陣江風，心裏總是無法平靜，眼睛硬是冒出炮火連天、萬船齊發的長江景象，景象中最清晰的是一個14歲小姑娘——個子瘦小，一條辮子甩在胸前，穿着小破棉襖，在風高浪急、炮火紛飛的江面上，揮動她幼小而有力的手臂，奮力撐動小木船，把船上30位解放軍從長江北岸送到南岸。

經歷3年國共內戰，1949年年初，中國長江以北地區已在解放軍統領之下。當年2月，百萬解放軍集結長江北岸千里江邊，準備向南強渡長江，向國民黨南京政府發起大規模進攻，劍指首都南京，繼而解放全中國——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渡江戰役。解放軍當年物資缺乏，裝備落後，作戰依靠百姓全力支援，短短2個月，徵集近萬艘木帆船，和300多萬民工參與渡江戰役。1949年2月，解放軍來到小姑娘家鄉，長江邊安徽省無為縣，為渡江作戰招募民船船工。

小姑娘家境貧苦，7歲被賣作當童養媳的她，日夜操勞，卻從未嚐過飽滋味。「打過長江去，讓窮人都過上好日子！」這信念讓小姑娘熱血沸騰，她偷偷帶上家裏的船，第一個報名參加渡江突擊隊。

1949年4月20日夜，渡江戰役的號角吹響了，小姑娘準備開船渡江，船上30位解放軍看見她這麼小，硬不讓她開船，她躲在一旁，待船開動才奮身跳上船去；她挺立船上，拚力划槳，船隻飛快向南岸破浪前進。南岸國民黨軍的機槍炮彈曳着熊熊火光，向小木船狠狠打來，與小姑娘同行4艘船中，2艘被炸毀沉沒，小姑娘右手臂受傷，血流如注。小姑娘完全忘卻危險，更顧不上包紮，她只有一個念頭：「必須把第一批突擊隊員送到南岸，只有前進，沒有後退！」40分鐘後，小姑娘把30位解放軍安全送上南岸。南岸的國民政府軍藏在碉堡裏，以猛烈機槍火力，阻止上岸解放軍挺進。小姑娘熟悉地形，自奮勇帶領兩名爆破手炸毀碉堡，讓解放軍長驅直進。返回北岸時，她又從江中救起幾位受傷的解放軍。這一晚，小姑娘橫渡長江6趟，運送3船，約100名解放軍送到南岸作戰。

1949年4月20日晚，那是滾滾長江有史以來最壯觀的一天——波瀾壯闊的長江江面上，硝煙瀰漫，萬帆競發，每一艘木船上，滿載英勇善戰的解放軍，及視死如歸、對美好生活無限嚮往的勞苦民工；百萬雄師，萬萬民工，萬張白帆，代表着4億中華民眾，捨生忘死，前赴後繼，向着獨立、自主、強大的中國奮勇進發。

1949年4月20日晚，那是滔滔長江有史以來最有意義的一天——洶湧澎湃的長江水，誓把中華民族百年的苦難和悲痛，擊個落花流水，煙消雲散。1842年《南京條約》，中華民族遭受列強欺凌，飽受恥辱；1937年「南京大屠殺」，中華民族慘遭日本侵略者無情殺戮，慘絕人寰——近代南京，見證侵略者的卑劣和兇殘，流淌中華民族的血淚與苦痛。

大江東去，驚濤拍岸，萬里長江，向前奔流。中華民族的哀痛與屈辱，付諸東海，一去不回；「百萬雄師過大江」的壯偉畫卷，到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」的時代巨變，再邁向「現代化強國」的美好願景，在14億國人面前徐徐展開，迸射出溫暖恒久璀璨亮麗的光芒……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### 為自己的選擇埋單

最近，內地娛樂圈演藝人的品德操守問題，醜聞樁樁事件被揭露了，因為內地政府及執法部門的介入及執法，令內地娛樂圈也「炸開了鍋」，很多人就覺得那幅「遮醜布」快被揭開了，等着「睇好戲」呢！

客觀而言，放諸世界各國各地的娛樂圈都有「水深」的一面，百步笑五十步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但，理智的人也理解從事自然的環境亦充滿着危機：「不說其他的了，這次確是『濫觴』在於內地娛樂圈發生了，然而娛樂圈範圍廣闊，讓人詭病的事情多的是，不少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有些早已令人氣得都『肺氣鬱結』，那又如何？常言道許多的人與事往往是『雙刃劍』，但依然有人不惜飛蛾撲火，所以既然是自己的選擇，就要為自己的選擇埋單，不客氣也要說一句：『有什麼好抱怨的。』」

不能否認的是演藝人(包括公眾人物)的言行，很多時是影響着年輕人的價值觀和心智，整治歪風乃必要的做法；加上近年有些傳媒為了流量，故意帶風向製造矛盾及事端，兼且有不理智追星的粉絲，不被他們喜歡的演藝人說錯一句話，隨時被罵得狗血淋頭，甚至無法在娛樂圈立足(觸犯法例者除外)；而使人更費解的是明知其德行出問題的演藝人，仍有腦子進了水的人去盲目吹捧他們：「那些不守規矩，滿心滿眼只有自己利益的製作公司、製作人等娛樂圈中人，心裏總想着：只要家裏紅旗不倒，外面就彩旗飄飄！習慣了就放肆。」

雖然同一件事，千人有着千人看法，不過誰也知道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道理，故此法則還是好好地設立，所謂「敲山震虎」，至少有警惕世人的作用，強制行業回歸較健康的發展軌道上，亦是必須的做法，千萬不要「雷聲大雨點小」呀！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### 續約新光

李居明大師又再與新光戲院續約，這對戲迷而言是喜訊，對致力粵劇發展的李居明大師同樣是喜訊！李居明大師把努力賺來的錢，於過去的十年，投放在新光戲院、投放在粵劇、投放在舞台表演上是一個頗為不小的數目；他說別人形容他是「賣肉養孤兒」！他笑言這形容有點誇，卻又的確頗貼切！他不單做粵劇也做電影，近年拍的紀錄片已完成了7部，全由他親自選紀錄片題材、選演員、選拍攝場地。之外他最近更舉行書道書法展，那是他積聚30年修行而創寫的書法作品，於9月15日至19日在灣仔藝術中心展出。

新光戲院續約問題圓滿解決後，主事人李居明終可一展抱負，放手將新光打造成多元化的文化藝術殿堂。「我會好好利用續租十年時間，新光不會單在戲劇方面，除舞台演出外，新光數碼影院將會放映更多精彩電影，特別是紀錄片。」他透露日前剛與製作團隊完成最新紀錄片《易經風雲錄》大綱，短期內即投入拍攝，作為新光今年賀歲電影(2022年2月)公映。

李居明表示之所以選擇易經為題材，因易經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品，與韋陀經、聖經齊

名，名列世界最偉大的3部作品，「秦始皇焚書坑儒，唯一無愧的就是易經，此書是中國文化精髓，述及生活中64種事物的轉化，每件事都有一種過程，有64種變化，易經就有64卦，同我們生活、運程息息相關，幾千年來影響深遠，我拍這部片，就是向觀眾介紹中國古文化的源遠流長，由古代歷史講到現代社會所有問題。」

談及新光戲院發展大計，李居明透露仍會堅持多元化路向，粵劇方面分傳統粵劇與新派粵劇雙線發展，近年開拓了中國近代史粵劇，上演的《毛澤東》、《粵劇特朗普》、《共和三夢》都很受歡迎，非常成功，而傳統粵劇方面會演出《大紅袍》，民間故事《海瑞鬥嚴嵩》是任劍輝當年名劇，今次重現舞台則由蓋鳴暉擔大旗。

至於電影方面，陸續有新片在新光數碼戲院公映，包括「人鬼神系列」之《大運同行》、《通靈師》以及即將推出的《大剃度》，這3部紀錄片皆在國際影展上獲得多個獎項。



●大師在他的大型書法作品前拍照，甚有氣勢！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若荷

### 養貓記

花花8月份來，恰逢雞冠花開。那一地的花，紅紅復紅紅，都是極易入目的顏色，讓人目光投過去，就能喜悅開懷。季節如眼下，是我見到的比任何花季都擁有的氣勢。

雞冠花易活，好打理，撒種也好，培養出幼苗移栽也好，都不用花費多少氣力。自從人們種下它的那一刻，打叉剪枝的程序，就從來沒有過。雞冠花屬於草本植物，有着和草一樣頑強不屈、散漫自由的性格。望着滿眼的雞冠花，奶奶說她很寂寞。

雞冠花也寂寞，無論怎麼欣賞，它們只是小院的陪襯，無它，小院就透出一片荒涼的況味。荒涼的小院裏，房子是不不少的，一排排，灰牆青瓦，住了一共三家。院子裏有杏樹，桃樹，還有海棠樹，都不屬於秋天這個季節。它們在春夏初熱熱鬧鬧地過去，留下的，就只有短暫的果實和葉子的時期。

奶奶喜歡養動物，看鄰居家養了一隻小巴狗，她也要想養一隻貓。花花是一隻小花貓，雖然小，卻精緻得像一隻玩偶，體格玲瓏，小巧可愛。牠全身披滿了一道一道的花紋，清晰的紋路，像隻豹。奶奶給牠嚼了一口饅頭，牠不吃，再往饅頭裏埋進一隻煮熟的河蝦，牠竟就哇哇哇地吃了。顯然，牠還是餓了，或者是餓極了。父親在鄉村出差，路過一戶人家，正好那戶人家裏有一窩剛滿月的小貓，主人就給了父親一隻，父親用衣襟兜着牠回了家。

「哇嗚哇嗚」，貓進食時，會發出這樣一種聲音，像對喜歡或來之不易的食物的讚賞。在貓的世界裏，讚賞也是有聲音的，那是對一切食物的感恩或者報償。聽說，牠在老家的村子裏，因為主人的愛惜，斷奶不久就餵好吃的，慣了口，所以每每進餐很挑食，還需要有人陪伴。我不知道一隻貓還講究什麼進餐的儀式，倒是奶奶每日把我喜歡吃的給牠，從此我知道牠的地位在一個家庭究竟有多高。

「狗是忠臣，貓是奸臣。」奶奶如此和我說。但是，她老人家就說說而已，對待這個小小的「奸臣」，如同對待我這不是很懂動物的孫女，或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我們給牠起名，起

了好多都不滿意，最後定下來叫牠「花花」，因為牠的身上有狸貓的基因。

自然，貓咪有人愛惜，終究是好事。彷彿知道有人疼牠，牠竟然不吵也不鬧，顯得很乖，小傢伙很討人喜。牠喜歡在奶奶身邊曬太陽，像尾巴一樣和家人黏在一起，有時候一不小心就會踩了牠的腳。你愈是喜歡牠，牠愈是在你的膝下繞來繞去，那黏人的樣子像扭扭秧歌。

從此，我家裏來了一隻喜歡扭秧歌的貓。牠的乖巧和可愛是屬於奶奶的。奶奶餵牠，給牠洗澡，容牠睡在自己的床上。推開奶奶的房門，一個方正的貓窩擺在屋子的正中，那貓窩是用一塊棉絮加外面兩尺粉紅花布做成的。

夏天，牠和奶奶逗樂，用盡了各種撒嬌賣萌的聲音，叫得人心裏酥酥的、麻麻的，讓人無法不去疼牠。冬天，就睡在奶奶的懷裏，我和奶奶一床睡覺，聽到牠發出的咕嚕咕嚕的聲音，一伸腳，感覺腳丫有個暖暖的、柔柔的東西，剛開始時會嚇一跳，接下來就離不開牠了，總之把腳伸給牠舒服極了。在那冬天沒有暖氣的時代，牠實在是一隻可以暖腳的好貓。

奶奶在我家住了數月，貓咪也在我家幸福了數月，奶奶一走，就沒有人管牠了。父母上班忙，我們都出外讀書。奶奶總是在牠快要走丟的時候回來。牠總有個家在等着牠。這時候，牠已經長大了，體型有了明顯的變化，眼睛裏有了人類所熟悉的那種光，篤定，且犀利。利用那道光，偶爾還會逮個老鼠回來，扔在人們都可以看到的角落。扔下老鼠，功臣一般虎視一番，伸個懶腰，跳上門前的構樹，再跳上旁邊那面牆，趴在牆上曬太陽。

牠什麼時候開始流浪的，誰也不知道。開始我們只是簡單地認為，牠每次出走之後還會回來。那時候，村裏不多貓的人家，住在平房的人家，用牠來逮老鼠，所以都稱罕貓。有一隻公貓，不知誰家所養，總在我家門前轉來轉去，我懷疑是牠領走了花花。花花是一隻女貓。多少年後，我還是懷念我們家的那隻貓。

再後來，那種常見的，樸素的狸花貓已經不多見了，更多的是黑白花貓、橘貓、白得如雪

絨球般的貓。牠們偶爾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裏，到處流浪。牠們的前身，應該是稀有的一種寵物貓，走失之後，或者被人拋棄之後，在流浪時繁衍的後代。

我已經不再只叫牠花花，而是叫更多的貓為「貓咪」。我見過的貓太多了，牠們何曾有名？在自然界的風風雨雨中，牠們的生命轉瞬即逝，很多都來不及給牠們取名字。

時隔40多年後，我還選過一隻貓，我很自然地叫牠「貓咪」。那是我第一次餵貓，在一個山區偏僻的小村，一個飯店裏，我們去趕一頓午餐，無意中發現了那隻貓，牠太小，走路東倒西歪的，弱不禁風的樣子，顯然是餓暈了。再這樣餓下去，說不定會死去。

難道連點泔水都不肯施捨給牠嗎？還要牠蹲在飯店門口小心翼翼地討飯吃？看着飯店主人對牠冷冷的樣子，我把牠帶回了城裏，在樓下的一個小夾道給牠搭了個窩。剛開始，我用火腿腸餵牠，後來又專門給牠買了貓糧。牠變化得很快，小小的身子不過兩天就舒展開來，長長地舒展一下身，還要時不時地跳上一跳。終於有一天，牠被好心人收養，送到鄉下去了，希望牠能過得好。

還有一隻貓，是我家附近的一戶人家的。牠很小，牠的主人出門，託我給他暫時餵養兩天，不知不覺，我給他餵了4天。因為我們家裏有貓糧。推開牠家的柵欄門，輕輕一喚，那隻小小的貓就慌慌張張地跑出來了。那竟是一隻小奶貓。好像也不知道餓，大熱的天，牠躺在門前的台階上，四仰八叉地曬太陽。我給牠一碗水，又撒下一把貓糧，牠趕緊爬起來吃，一邊吃一邊發出「哇嗚哇嗚」的聲音，和當年的花花毫無二致。當年的花花在我的記憶裏復活了，儘管眼前已是一代貓咪們的天地。

附近有貓，牠們躲在暗處，很膽小。這些幼小的生命，等着人類去關懷，一如作為人類的我們，渴望大自然的厚待一樣。從那時起我開始餵流浪貓，每天早晨或黃昏，我去散步的時候，都要帶幾把用塑料袋裏好的貓糧，在牠們經常出沒的地方撒一些，當我再散步回來，那些貓糧已不知去向。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### 中醫骨科

太太近期和同事一起去訪尋不同的骨科醫生，說的是中醫的骨科，當中會有附以針灸、拔罐等，但大部分都是徒手整骨的。一些則是推拿類的，有部分會用脈衝或電子儀器，各式紛陳。

總結一下經驗，還是徒手做的最到家，富經驗的醫師一看一摸便知問題所在，好比「人肉X光」。最厲害是立即提及與內科的關係，如盆骨移位所以令病患一直大便欠住，胸骨傾斜所以影響肺部及胃脘——病人往往未說話，已被醫師一矢中的道破要害，當然令人信心大增。

上星期週一一個同樣去求診的病人，他已因不能長站或長坐而停工，本身是大廚，初到醫館，每十分鐘便要去一次洗手間。其他病人也立即留意到，那是他第一次來醫館，整骨復位後，出來不斷喝水，原來想試試自己的膀胱還有否受壓，結果坐

了半小時也不用去排尿，便興奮得跟周圍的病人說自己的歷史了。他說已試過不少物理治療師和脊醫，也醫不好。醫師說他應是長期站立及拿鑊鏟，引致移位和痛症。醫師要他在床上擺不同姿勢，左推右按，每次均不用試位，一响即響及感覺到血湧回去應去的位置。

太太自己也做過，短短5分鐘的復位，已令疼痛減半，但盆骨附近肌肉都酸了。醫師說因為大部分人都冇移位問題，復位後有一些不常用的肌肉重拾功能，便要重新學習如何支撐骨頭。

另一友人看了另一醫師，復位時間較長，但之後睡眠質素好了，連看皮膚科醫不好的暗瘡也好了。現代人不是對電腦就是對手機，筋骨會產生很多問題，且影響內臟。中醫的厲害之處，就是把人整體地治療，絕不會分崩離析地拆解人體。雖然表面上是骨科，但最後處理的，並不只是筋骨上的問題。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### 小酒館

樓下的街區本就酒吧多，咖啡館也很多。街舖的租金，最近似乎跌得有點多，咖啡館又開多了幾間。裝修風格各異，但都小巧精緻，或是胡桃木色的門窗，復古典雅，或是連牆帶櫥窗，都清一色刷成淡淡的藍，清新幽靜。

咖啡館是文青的專屬，也是附近大學裏的學生，寫作業和發呆的地方。通常，靠近落地玻璃窗前的位置上，總有幾個年輕的人，低頭看着手機。少年不識愁滋味，為賦新詞強說愁。還有逗狗的人，把狗繩綁在高腳凳上，自己端杯咖啡，站在路邊聊着天氣打着哈哈，這些人多半是外國面孔。從面海的街邊，蔓延到叮叮車終點站的酒吧，大多還兼職餐廳。意粉、燒香雞、炸豬扒、印尼炒飯，應有盡有。專門去喝酒的人，一般肚子並不餓。一盤花生米，一碟牛肉，就夠了，樓下的酒吧並不供應這些。叫一客炸薯條，夾着牛肉餅的漢堡、蔬菜沙律，再舉着亮晶晶的紅酒杯，小口啣着，與這裏的氛圍更適合。

我嚮往的小酒館，是段譽遇到喬峰的那種。切半斤熟牛肉，一碟油炸花生米，來一壺白酒，一個人獨酌。摘下碟子，放下肩膀，不用看着誰，也不需

要看着哪裏，不用一句多餘的客套話，慢慢喝，想想事。或者兩人對飲。你斟我飲，你飲我斟，間或碰杯相視而笑。佐酒菜不盛在眼前的碟子上，在切中心事的談話裏，也在無遮無攔的暢快裏。

之前，一度紅遍網絡的摔碗酒，就開在城牆邊上的永興坊。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人，排幾個小時的隊，不為喝酒，只為體驗一飲而盡後，把那隻敞口黑底粗瓷大碗，用力摔地而碎的酣暢淋漓。堆積如山的酒碗碎片，我站在城牆上看着，都覺得累得慌。

庸庸碌碌地活着，每個人都有難解的題，都有要跳的坑。孤獨這件事，是生而為人始終都要直面的常態。父母夫妻兒女友人，只能是人生情緒的片段和間奏，填滿全部時空的，還是無法被替代的長長久久的孤獨。勉強自己削足適履去合群，不如沉浸在孤獨裏。即便做了一時片刻的自己，也好疏散散。酒不能解愁，也不是靈藥，卻能在緊要的時候，讓精神放鬆下來。不緊張了，心態自然也就平了，再大的事情，也有不過如此兜着底。

我有一句心對心的話，沒有跑10公里解決不了的問題。如果有，就再跑10公里。其實，也沒有什麼是獨酌幾杯，解決不了的問題。如果有，就再換一家小酒館繼續喝。

眼下在內地，小酒館儼然已經成了門大生意。從北上廣深，到二三線城市，街頭巷尾的小酒館，愈開愈多。上個禮拜，就有一間專做小酒館連鎖生意的公司，成功在港交所上市。

有人說技術發展日新月異，時代認知更迭太快，小酒館興起的背後，隱藏着深深的焦慮。電子支付深度覆蓋之下，銀行的ATM機(自動取款機)，一年都減少了6.54萬台，更何況是一個大腦兩條腿的人。時代拋棄你時，連一句再見都省略了。曾經無聲息間，就取代了大量櫃檯工作人員的ATM機，也逃脫不了被更先進技術終結的命運。

社會發展就是這樣，要麼順應潮流求新求變，嗆了水斷了尾，學會了在新的浪潮裏應對自如。要麼，就焦慮徬徨原地打轉，最後被輕輕一掃，歸入了永遠不再會有人翻檢的垃圾堆。

●中西區街頭的咖啡館 作者供圖

